

近思錄講義

——為學篇

袁嘉鶚前人



第四條 一節

橫渠問明道先生曰：「定性未能不動，猶累於外物，何如？」明道曰：「所謂定者，動亦定，靜亦定，無將迎，無內外。苟以外物為外，牽己而從之，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。且以性為隨物於外，則當其在外時，何者為在內，是有意於絕外誘，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。既以內外為二本，則又烏可遽語定哉！」

橫渠即張載先生問於明道即程頤曰：「言性未能不動，猶累於外物，何如？」關於性的說法，孟子在盡心篇「下」上說：「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謂性也。」其大意指出認為一般人都具有其氣質之性的一面，在追求物質上的享受，如所謂嬌妻美妾，華屋良田等，有命焉，謂得之與否是要看天命之自然歸屬而註定，不能有所強求，君子不謂性，認為君子對這方面無止境的企圖追

逐享受，並非吾人性分中固有的，而是後天的質性。下又曰：「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智之於賢者，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」意謂這些仁、義、禮、智，以及天道之追求，那才是有性焉，是屬於人類性分中先天固有的東西，不能委之於後天「天命」範圍之中的，所以說君子不謂命。

人之有性，猶之一個國家之有君，即今之元首，因性爲吾人一身之主宰，所謂「性在人在，性去人亡」，而心之存在和動態，等於是國君之輔臣，代君以行事，本節橫渠先生所問的定性未能不動，猶累於外物的說法，應屬於後天氣質上的叫做人心。累於外物，自認不能擺脫物質之引誘，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之屬。無將迎，指不可有預期之心理之追逐也。

關於本性，有句成語「當頭棒喝」，敘述中唐高僧黃蘗禪師，曾在福州黃蘗山中修行，也收了不少徒弟，從事佛學教化工作，其中有位徒弟叫做義玄的高足，富有智慧，然而對於本性，始終不得契入，有日乃請教乃師，不意黃蘗禪師非但不予解釋，卻隨手操起一根木棍

對準義玄頭部重重加以一擊，義玄不防有此一著，直痛得淚眼交流，稍後復又待問，黃蘗仍然予以一棍，當下頓時領悟了自性，參透了黃蘗棒頭奧密，原來負痛者就是本性主人。

談到累於外物何如？大致財迷心竅者最爲累之，只有惜富方能保福，漢文帝是我國歷史上上一代明君，他唯一的敗筆，就是寵嬖侍臣鄧通，鄧某原是一個黃頭郎船夫，三餐不繼，因爲應了文帝之夢驗，宣召入朝，雖甚無才識，但能始終不忤帝意，不到二、三年竟升爲大中大夫，有時文帝閒遊，且順便至鄧通家休息飲宴，前後賞賜，不可勝計。

鄧某本來不識之無，一朝越叨恩遇，便趾高氣揚，使朝臣側目，甚至連太子都要讓三分，當時有個相士名許負，輒與公卿交遊，知道鄧的底細，有一天見了鄧通，以鄧通相貌平平，文不能執筆，武不能拿槍，而又不收斂，到處樹敵，以許負的閱歷，算定鄧通沒好下場，也許是出於好意，對鄧通規勸：「樹大招風，你要小心謹慎，否則有一天你會餓死。」鄧通聽了，要無賴的機會到了，向文帝哭訴，文帝聽了哈哈大笑，你怎會沒有飯吃呢！我保

證你不會餓死。於是把筆一揮，將四川嚴道的銅山賞賜給他，而且准他隨意鑄錢，要多少鑄多少，鄧通的財富，不言可知。沒幾年文帝駕崩，景帝接位，由於鄧通平日的驕恣枉法，目空一切，早該刑之於法，而平日對鄧通不滿人士又推波助瀾，告他徼外鑄錢，景帝一怒將他下獄，銅山收回，家破人亡，終落得奄奄餓死，應了許負的預言。

第四條 二節

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，聖人之常，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，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易曰：「貞吉悔亡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」苟規規於外誘之除，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。非惟日之不足，顧其端無窮，不可得而除也。

第二節指出了天地與聖人之常態，其對萬物之照顧與付出，都是順應自然而無為而為的，又情順萬事而無情。上情順，指其有溫和寬厚之性格，下無情，指其無私心偏頗的做為，因此作爲一個學道之君子，宜應向之看齊，把

心胸擴大而公而無私，用之應對各項事物物之相處，乃舉易經咸卦九四之交辭 ䷞ 九四之交辭之意義曰：貞吉悔亡，朋從爾思，象曰「貞吉悔亡，未成害也，憧憧往來，未光大也。其意義，九四乃以陽居陰，爲失其正而不能固，故因占而設戒，如能守正道又能擇善而固執，則吉而悔亡，謂不致有後悔事，憧憧，謂心思多而複雜，朋從爾思，謂累於私心作祟，則其前途不樂觀了。本節之大意，要學者放開心胸，而不必規規於外誘之除。

